

妈妈要搬家了，她把为我保存的首饰交还我。看着这些久违的饰物，又唤回我对往昔时日的追寻：一枚双扇形的金戒指是订婚之物，还有项链、手镯……我一一检索，仔细回想每件饰品的来历。突然，一个金色的小坠儿攫住了眼眸，它小巧精致，却又孤单零落，这是哪里来的一个坠儿呢？回溯时光，渐渐地，我想起来了，这是我没结婚时姐姐送我的，它还配有一条细细的K金项链呢，我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姐姐已经成家，她的一位同事去外地时，带回了一些时尚首饰，姐姐为自己买下一条K金项链，同时也为我和妹妹各选了一条。三条项链是相同的，三个坠儿的造型各不相同。当时正值盛夏，我们在院子里互相帮着把项链戴在脖子上，都满心喜欢。熠熠生辉的K金项链衬托着三张青春姣美的面庞，我们开心地笑了，父母看着他们的三朵芙蓉，幸福的笑容漾在脸上。

那条精致的细金链，曾怎样点缀过我的青春年华啊，在生命的花季里，它向我诠释着爱与美……

姐姐长我一岁，在我所走过的数十个春秋里，她是我最亲密的知己，从小到大，她总是时时处处呵护着我，还常常把自己的心爱之物拱手相赠，姐姐以她敦厚、无私的长姊之爱关怀我们，是不能用笔一一道尽的。那条价格不菲的项链是姐姐当年用她并不丰厚的工资买来送给我们的礼物，我却是再也找不回来了，我感到深深的遗憾。让我颇感慰藉的是，那比金子更珍贵的姐妹亲情深深缠绕我心，时时与我相伴。



母亲留下的宝贵财富

靳广英

母亲是2006年去世的，至今已16个年头了。母亲走的时候，我不在跟前，成了终身遗憾。更让我难过的是，母亲走的时候，留下遗言，安排妹妹们，一定要把她身上的不足千元现金和一个千余元的存折给哥哥，也就是给我，这让我更加心疼、心痛。财富多少，并不重要，关键是母亲那份沉甸甸的爱。母亲走了，她留给我的金钱会用完，但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享用不完，会受益终身。正是她老人家的教导、教诲、教育，让我成长、进步，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军人和国家公职人员。

懂得报恩。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但上过高小，视野开阔，心胸宽广，虽性格耿直，但有情有义。母亲常常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教育子女一定要自强自立，世上没有不求人的，但凡求人，人家提供了帮助，一定要懂得报恩，一定不要欠人家的人情。她一辈子就是这样

做的，教育子女同样这么做。我记得，她走的那一年，我从乡下把她接来太原我的家小住70余天。她不时向我交代，谁帮助过咱们家，谁在重要的时候支持过咱们等等。我只是静静地倾听应承，并没多想。殊不知，那是母亲的临终交代，让我代她去回报人家。不过，从小受母亲的影响，懂得报恩早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大半辈子走来，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干什么工作，无论是社会、家庭、单位，同学、同事、同乡等等，永远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回报大家。

注重形象。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小家境不是太好。但即便是这样，母亲总是教导或者教育我们，穷也罢，富也罢，一定要有尊严，一定要注重形象，一定要用好的形象示人。出家门，要求孩子洗得干干净净，不能邋遢邋遢。穿的衣服，无论新旧，都要整整齐齐，即便是补个补丁，也要有模有样，甚至要有个

图案。她说，小孩子出门，干净不干净，穿戴是否整洁，代表的是大人的形象和家教。因此，母亲十分重视，宁可自己辛苦一点，也要把孩子们捯饬得整整齐齐，利利落落。母亲十分要强，临终前都没有拖累子女，全部是自己料理，内衣干干静静，更不用说被子、褥子。每每谈起此事，知情的人都夸赞钦佩母亲。正是受母亲的影响，我总是十分注重形象，穿衣戴帽，言行举止，不一定怎么讲究，但一定不随随便便。特别是经过部队十几年的要求和锻炼，转业又在机关工作，注重好的形象，已成对自身的必然要求和一辈子的习惯。我总认为，形象不仅是一个人的外在表象，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对待他人的态度。

勤俭持家。我母亲和大多数母亲一样，始终有着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节俭持家。在吃的

方面，点滴不丢，颗粒不弃。穿的方面，常常是大的穿完小的再穿。不能穿的剪成小布头，对门帘、窗帘或纳鞋垫、坐垫等，多方利用。即便是后来生活有所改善，但始终教育子女，富不忘穷，兴不忘衰，乐不忘忧，细水长流，平平淡淡过生活。母亲勤俭持家，但绝不吝啬，待人接物，一定是大方好客。

说起母亲的话题，是永远道不尽说不完的。欣慰的是，母亲给我们的言传身教，母亲给予我们的传统美德，我们已经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并且会把母亲的好传统、好美德传承好，发扬好，一代一代传下去，发扬光大。

小女——我儿时的玩伴

安淑媛

小时候我家住在太原上三桥街10号院，房东郑爷爷的长孙女叫小女，大我两岁。他们一家人很和气，与邻居相处融洽，特别是小女的妈妈，话不多，性格温和，小孩们常到她家去玩。

小女有三个哥哥，全院小孩子都跟着小女叫他们大哥、二哥、三哥。小女七八岁时，妈妈给她生了个小妹妹，为了帮妈妈照看小孩，小女耽误了一段学业。小妹妹会走路了，小女还常背着她玩。小妹妹乳名叫“疙瘩子”，长得眉清目秀。我喜欢和小女一起玩，她像她母亲一样温和善良，但比她母亲爱说话，也会说话，很有亲和力。上初二时，我家搬到卧虎山下的铁路宿舍，离开了10号院。可我依然想念那座熟悉的院落，想念我的小伙伴。

1958年，上高二时的一个星期天，我回到上三桥街10号院找小女，她已经上班，在中元玻璃厂工作。看见我她很高兴，带我上街吃了一碗面，我们又到照相馆拍了张半身合影。过了一年我也参加了工作，在厂矿子弟学校教书，在河西区，离市区较远。过了两年，一个星期天我去了上三桥街，进了10号院，小女不在家，听到令人难过的消息，“疙瘩子”，那个可爱的小妹妹不在了。这以后我再也没去过三桥街，直到退休。有那么一天，我又想起三桥街，想去看小女，然而现在的三桥街都已是一幢幢高大的楼房，到哪里去找我儿时的玩伴呢？

幸好，一次同学聚会上，我的一位朋友知道小女的情况，我和小女才又联系上，那是2011年，我俩都已是古稀之年。我邀请小女和三位曾在三桥街住过的小学同学来我家小聚。五位古稀老人相聚，说说笑笑，一起做饭，嘻嘻哈哈笑声不断，开心得像孩子，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岁月悄悄流逝，日渐衰老的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大前年的一天，我又想起小女，给她打电话。电话那头小女很高兴，告诉我：侄儿（她三哥的儿子）给她拿来一张旧报纸，是2016年3月22日的《太原晚报》，上面有篇文章《10号院的孩子们》，署名安淑媛。原来小女三哥去世了，孩子们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这张保存完好的旧报纸，就拿来问姑姑：“安淑媛是谁？”

我的思绪又回到70年前，回到上三桥街10号平房院落里。邻居们对小女三个哥哥的印象都很好，尤其是三哥，聪明能干，心灵手巧，他曾用硬纸板做了个建筑模型，有门、有窗，很逼真，全院小孩子都跑到他家去欣赏，趴到桌边左看右看，喜欢得不得了。三哥还是位乒乓球选手，经常参加比赛，有一次打球受伤，一只胳膊缠着绷带吊在胸前好长时间。

一转眼70多年过去了，当年天真活泼的10号院的孩子们都垂垂老矣，有的已经作古，只有美好的回忆留在心里，永远那么温暖、甜蜜。